

序

余乡有谢清高者，少敏异，从贾人走海南，遇风覆其舟，拯于番舶，遂随贩焉。每岁遍历海中诸国，所至辄习其言语，记其岛屿厄塞、风俗物产，十四年而后反粤，自古浮海者所未有也。后盲于目，不能复治生产，流寓澳门，为通译以自给。嘉庆庚辰春，余与秋田李君游澳门，遇焉。与倾谈西南洋事，甚悉。向来志外国者，得之传闻。证于谢君所见，或合或不合。盖海外荒远，无可征验；而复佐以文人藻绩，宜其华而鲜实矣。谢君言甚朴拙，属余录之，以为平生阅历，得借以传，死且不朽。余感其意，遂条记之，名曰《海录》。所述国名，悉操西洋土音，或有音无字，止取近似者名之，不复强附载籍，以失其真云。

嘉应杨炳南序

海 录

越南、本底、暹罗

万山一名鲁万山，广州外海岛屿也。

山有二：东山在新安县界，西山在香山县界。沿海渔船，借以避风雨。西南风急，

越南与本底国

则居东澳；东北风急，则居西澳。凡南洋海艘，俱由此出口。故纪海国，自万山始。既出口，西南行，过七洲洋。有七洲浮海面，故名。又行经陵水，见大花、二花、大洲各山。顺东北风，约四五日，便过越南会安、顺化界，见咕啞罗山、朝素山、外罗山。顺化，即越南王建都之所也。其风俗土产，志者既多，不复录。又南行，约二三日，到新州。又南行，约三四日，过龙奈，又谓之陆奈，即《海国闻见录》〔海山仙馆本作《海国见闻》，下同〕所谓禄赖也，为安南旧都。由龙奈顺北风，日余至本底国。

本底国在越南西南，又名勘明，疑即占城也。国小，而介于越南、暹罗二国之间。其人颜色较越南稍黑，语音亦微异。土产：铅、锡、象牙、孔雀、翡翠、箭翎、班鱼

脯。又顺东北西风行约五六日，至暹罗港口。

暹罗国在本底西，纵横数千里，西北与缅甸接壤，国大而民富庶。船由港口入内河，西行至国都，约千余里。夹岸林木葱茏，田畴互错。时有楼台下临水际，猿鸟号鸣，相续不绝。男女俱上裸，男以幅布围下体，女则被裙。官长所被衣，其制与中国雨衣略同，以色辨贵贱，红者为上。右臂俱刺文，形若任字。王则衣文彩，绣佛像其上，飞金贴身首。器皆以金。陆乘象辇，水乘龙舟。凡下见上，裸体跣足，屈腰蹲身。国无城郭，民居皆板屋。王居则以瓦覆其上，临水为之。

暹罗号
称乐土

土人多力农，时至则播种，熟则收获，无事耘锄，故家室盈宁，称为乐土。商贾多中国人。其酿酒、贩鸦片烟、开场聚赌三者，榷税甚重。俗尊佛教。每日早饭，寺僧被袈裟，沿门托钵。凡至一家，其家必以精饭肴蔬，合掌拜献。僧置诸钵，满则回寺奉佛，又三分之，僧食其一，鸟雀食其一，以其一饲虫鼠，终岁如是，僧无自举火者。出家为僧，谓之学礼，虽富贵家子弟，亦多为之。弱冠后，又听其反俗。其婚嫁，男家伴以男，女家伴以女，俱送至僧寺，令拜佛，然后迎归合衿焉。颇知尊中国文字，闻客人有能作诗文者，国王多罗致之，而供其饮食。国有军旅，则取民为兵。一月之内，其糗粮皆兵自备，越月然后王家颁发，四邻小国多属焉。

土产：金、银、铁、锡、鱼翅、海参、鲛鱼、玳瑁、

白糖、落花生、槟榔、胡椒、油蔻、砂仁、木兰、椰子、速香、沉香、降香、伽楠香、象牙、犀角、孔雀、翡翠、象、熊、鹿、水鹿、山马。水鹿形似鹿而无角，色青，其大者如牛。山马形似鹿而大，商贾常取其角，假充鹿茸。犀角有二种，色黑而大者为“鼠角”，价贱，极大者重二三斤，小者亦重斤余；其色稍白而旁有一洞直上者，为“天曹角”，其洞直上至顶者亦不贵，若顶上二三分无洞而圆满，色润而微红者，则贵矣。椰木如棕，直干无枝，其大合抱，高者五六丈，种七八年然后结子。每岁止开花四枝，花茎傍叶而生，长数尺，花极细碎，一枝止结椰子数颗，四花分四季采之。欲酿酒者，则于花茎长尽、花未及开时，用蕉叶裹其茎勿令花开，再以绳密束之，砍茎末数寸，取瓦罐承之，其液滴于罐中。每日清晨及午、酉、亥三时，则收其液。清晨所收味清甜，日出后则微酸，俱微有酒味，再酿之则成酒矣。所砍处稍干，则又削之，花茎尽而止。椰肉可以榨油，壳可为器，衣可为船缆，故番人多种之，岁以土物贡中国。

犀角与
椰子树

“无来由”各国

宋卡国在暹罗南少东。由暹罗陆路十七八日、水路东南行顺风五六日可到。疆域数百里。《海国闻见录》作“宋脚”，缘闽

不食猪肉
穿“沙郎”

语谓“脚”为“卡”，故讹。土番名“无来由”。地旷民稀。俗不食猪，与回回同。须止留下颌。出入怀短刀自卫。娶妻无限多寡。将婚，男必少割其势，女必少割其阴。女年十一二即嫁，十三四便能生产。男多赘于女家。俗以生女为喜，以其可以赘婿养老也。若男，则赘于妇家，不获同居矣。其资财则男女各半。凡“无来由”种类皆然。死无棺槨，葬椰树下，以湿为佳，不封土，不墓祭。王传位必以嫡室子，庶子不得立。君臣之分甚严，王虽无道，无敢覬覦者。即宗室子弟，国人无敢轻慢。妇人穿衣裤，男子惟穿短裤，裸其上。有事则用宽幅布数尺，缝两端，袭于右肩，名“沙郎”。民见王及官长，俯而进，至前，蹲踞合掌于额而言，不敢立，王坐受之。见父兄则蹲踞合掌于额，立而言。平等相见，唯合掌于额。余与暹罗略同。山多古木。土产：孔雀、翡翠、玳瑁、象牙、胡椒、槟榔、椰子、银、铁、沉香、降香、速香、伽楠香、海参、鱼翅。岁贡于暹罗。

马来亚
各土邦

大呢国在宋卡东南。由宋卡陆路五六日、水路顺风约日余可到。连山相属，疆域亦数百里。风俗土产，均与宋卡略同。

民稀少而性凶暴。海艘所泊处，谓之淡水港。其山多金，山顶产金处，名阿罗帅（阿，於何切，下同）。由淡水港至此，须陆行十余日；由吉兰丹港口入则三四日可至。故中华人到此淘金者，船多泊咭兰丹港门，以其易于往来也。国属暹罗，岁贡金三十斤。

咭兰丹国在大呢东南。由大呢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。疆域、风俗、土产，略同大尼，亦“无来由”种类，为暹罗属国。王居在埔头。埔头者，朝市之处，而洋船所湾泊也。周围种笏竹为城，加以木板，仅一门，民居环竹外。王及官长俱席地而坐，裸体跣足，无异居民。出则有勇壮数十，拥护而行，各持标枪，谓之“景子”。见者咸蹲身合掌，王过然后起。“景子”，犹华言奴仆也，王及酋长、富家俱有之。政简易，王日坐堂，酋长有称“万”者，有称“断”者，咸入朝，环坐议政事。

有事讼者，不用呈状，但取蜡烛一对，俯捧而进。王见烛，则问何事？讼者陈诉，王则命“景子”宣所讼者进质。王以片言决其曲直，无敢不遵者。或是非难辨，则令“没水”。没水者，令两造出外，见道路童子，各执一人，至水旁，延番僧诵咒，以一竹竿，令两童各执一端，同没水中。番僧在岸咒之，所执童先浮者则曲，无敢复争。童子父母习惯，亦不以为异也。又其甚者，则有探油锅法。探油锅者，盛油满锅，火而热之。番僧在旁诵咒，取一铁块，长数寸，宽寸余，厚二三分许，置锅中，令两造探而出之。其理直者，引手入滚油中取出铁块，毫无损伤；否则手如入油锅，即鼎沸伤人，终不能取。非自反无愧者，始虽强词，鲜不临锅而服罪。国有此法，故讼者无大崛强，而君民俱奉佛甚虔也。王薨，或子继，或弟及，虽有遗命，然必待天意之所归，而后即安。故嗣王虽即位，若天心不属，民不奉

奇特的审判方法

命，而兄弟叔侄中有为民所戴者，则让之而退处其下。不然，虽居尊位，而号令亦不行也。

用标枪
决斗

土番居埔头者，多以捕鱼为生。每日上午，各操小舟，乘南风出港，下午则乘北风返棹。南风谓之出港风，北风谓之入港风，日日如此，从无变易，是殆天所以养斯民也。其居山中者，或耕种，或樵采，穷困特甚。上无衣，下无裈，唯剥大树皮围其下体。亦无屋宇，穴居野处，或于树上盖小板屋居之。凡土番俱善标枪。标枪者，飞枪也，能杀人于数十步外，出入常以自随，乘便辄行劫杀人。其山多木，易于避匿。故山谷僻处，鲜有行人。有争讼而酋长不能断者，常自请于王，愿互用标枪，死无悔。王亦听之，但酌令理直者先标。中而死，则彼家自以尸归；不中，则听彼反标，顾鲜有不中者。

俗淫乱，而禁妇女嫁中华人，故闽粤人至此鲜娶者，有妻皆暹罗女也。犯奸者事发，执而囚之，度其身家厚薄，而罚其金，谓之“阿公”。凡犯令者亦然，少笞杖之刑。其金一日不纳，则次日倍罚。若抗不纳，则囚禁无释时，亦无敢抗者。若本夫觉其奸，执杀之，亦不禁。国有大庆，王先示令择地为场。至期，于场中饮酒演戏，国人各以土物贡献。王受其仪，于场中赐之饮食。四方来观之，华夷杂沓，奸赌无禁，越月而后散。凡进献及馈贺，其仪物皆以铜盘盛之，使者戴于首而行。饮食不用箸，多以右手抓取，故重右手而轻左手。人若以左手取食物相赠遗，则怒，

以为大不敬云。地多瘴疠，中华人至此，必入浴溪中，以小木桶舀水，自顶淋之，多至数十桶，俟顶上热气腾出，然后止，日二三次，不浴则疾发。居久则可少减，然亦必日澡洗，即土番亦然。或婴疾，察其伤于风热者，多淋水即瘳，无庸药石。凡南洋诸国皆然。

其地名“双戈”及“牙刺顶”等处，皆产金。由咭兰丹埔头入内河，南行二日许，西有小川，通大尼、阿罗帅。又南行日余，双戈水会之。又南行十余日，则至牙赖顶，与邦项（读平声）后山麻姑产金处相连。河中巨石从杂，水势峻厉，用小舟逆挽而上，行者甚艰。中国至此者岁数百，闽人多居埔头，粤人多居山顶。山顶

闽广人每
岁来数百

则淘取金沙，埔头则贩卖货物，及种植胡椒。凡洋船到，各国王家度其船之大小，载之轻重，而榷其税。船大而载重者，纳洋银五六百枚，小者二三百不等，谓之“凳头金”。客人初到埔头，纳洋银一枚。居者，岁又纳丁口银一枚，谓之“亚些”。各货税餉，谓之“码子”。居吉兰丹山顶淘金欲回中国者，至埔头，必先见王，纳黄金一两，然后许。年老不复能营生者减半。若“甲必丹”知其贫，而为之请，则免。“甲必丹”者，华人头目也。居埔头者，则俱免。若洋船有藏匿，觉察，则船主“阿公”。船主是洋船出资本置买货物者。凡洋船，造船出货者谓之板主，看罗盘指示方向者谓之伙长，看舵者谓之太工，管理银钱出入者谓之财库，舱口登记收发货物者谓之清丁，而出资赁船置货贸易则为船主，船中水手悉

听指挥，故有事亦唯船主是问。其酿酒、贩鸦片、开赌场者，“码子”亦特重。私家逋负，酋长常置若罔闻，而赌帐则追捕最力。各国多如此。食鸦片烟，则吉兰丹为甚，客商鲜不效尤者。其土产唯槟榔、胡椒为多。亦以三十斤金，为暹罗岁贡。

捕野象

丁咖啰国，一名达拉岸，疑即丁机宜也，在咭兰丹东南。由吉兰丹沿海，约日余可到。疆域风俗，与上数国略同，而富强胜之。各国王俱喜养象，闻山中有野象，王家则令人砍大木，于十里外周围栅环之，旬日渐移而前。如此者数，栅益狭，象不得食。俟其羸弱，再放驯象与斗，伏则随驯象出，自听象奴驱遣。土产：胡椒、槟榔、椰子、沙藤、冰片、燕窝、鱼翅、海参、鱿鱼、鲍鱼、螺头、带子、紫菜、孔雀、翡翠、速香、降香、伽楠香。带子，角带也，形如江瑶柱。胡椒最佳，甲于诸番。岁贡暹罗、安南及镇守葛刺八之荷兰

邦项（读平声），在丁咖啰南，古志多作“彭亨”。以谢清高所述音近邦项，故改从此二字，其余亦多类此。由丁加罗陆路约二日可到。疆域、风俗、民情，均与上数国同。亦产金，而麻姑所产为最。土产：胡椒、冰片、沙谷米。胡椒藤本，初种时长尺余，年余长至数尺，则卷成圈，复取土掩之。俟再生，然后开花结子。十余年，藤渐弱，则取其旁旧土，或有杂木叶霉败其中者粪之，复茂，不可以他物粪。至三十余年，则不复结子，须择地另种，旧地非

百年后不能复种也。子熟，采而干之，色黑而皱，味辛辣而性温。其极熟者，则虽干而圆满，去其皮，是为白椒，其性更烈。自安南至麻伦尼诸国皆有，唯丁加罗所产为最。冰片，木液也，周流木内，夜则上于树杪，明则下于树根。土番夜听其树，而知其上下老嫩。俟其老时，四鼓潜往，以刀削其根数处，如中国之取松脂然。天明，其液流于砍处落地，滴滴成片。若未老，则出水而已。沙谷米，亦以木液为之。其木大者合抱，砍伐破碎，舂之成屑，则以水洗之，去其滓。俟其水澄，取其下凝者，暴干成粉，复以水洒之，则累累如颗珠。煮食之，可以疗饥。

取冰片和
做沙谷米

以上数国，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。内港船往各国，俱经外罗山南行，顺风约一日，过烟筒大佛山；又日余，经龙柰口，过昆仑海；日余，见昆仑山。至此，然后分途而行。往宋卡、暹罗、大尼、吉兰丹各国，则用庚申针转而西行矣。由邦项东南行，约日余，复转西，入白石口，顺东南风约日余，则到旧柔佛。

旧柔佛，在邦项之后，陆路约四五日可到。疆域亦数百里，民情风俗，略与上同。土番为“无来由”种类，本柔佛旧都，后

“新州府”
商贾云集

徙去，故名旧柔佛。嘉庆年间，英咭利于此辟展土地，招集各国商民，在此贸易耕种，而薄其赋税，以其为东西南北海道四达之区也。数年以来，商贾云集，舟船辐辏，楼阁连亘，车马载道，遂为胜地矣。番人称其地为“息辣”，

闽粤人谓之“新州府”。土产：胡椒、槟榔膏、沙藤、紫菜。槟榔膏即甘沥，可入药。

麻六甲，在旧柔佛西少北，东北与邦项后山毗连，陆路通行。由旧柔佛水路，顺东南风半日过琴山径口，又日余到此。土番亦“无来由”种类，疆域数百里，崇山峻岭，树木丛杂，民情凶恶，风俗诡异，属荷兰管辖。初，小西洋各国番舶往来中国，经此必停泊采买货物，本为繁盛之区。自英咭利开“新州府”，而此处浸衰息矣。土产锡、金、冰片、沙藤、胡椒、沙谷米、槟榔、燕窝、犀角、水鹿、玳瑁、翡翠、降速伽楠各香。闽粤人至此采锡及贸易者甚众。

沙喇我国，在麻六甲西北，由麻六甲海道顺东南风二三日，经红毛浅。下有浮沙，其水不深，故曰浅；谓之红毛，则不知其何取也。此国在红毛浅东北岸，疆域数百里，民颇稠密，性情凶犷。后山与丁咖啰、咭兰丹相连。山中土番名黎（读力麻切）子，裸体赤〔海山仙馆本作：跣〕足，鸛形鹄面，自为一类。亦服国王管辖，但与“无来由”不相为婚。尝取密蜡、沙藤、沉香、速香、降香、犀角、山马、鹿脯、虎皮等物，出与国人交易。闽粤人亦有到此者。其产：锡、冰片、椰子、沙藤。

种胡椒的
华人万余

新埠，海中岛屿也，一名“布路槟榔”，又名“槟榔土。”英咭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，在沙喇我西北大海中，一山独峙，周围约百余里。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，西南风亦可行。土番甚稀，本“无来由”种类。英咭利招集商贾，逐渐富

庶。衣服、饮食、房屋，俱极华丽，出入悉用马车。有英咭利驻防番二三百，又有叙跋兵千余。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。每岁酿酒、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。然地无别产，恐难持久也。

凡“无来由”所居地，有果二种：一名流连子，形似波罗密，大得多刺，其肉极香甜；一名茫（读莫浪切）姑生，又名茫果，形如柿而有壳，味亦清甜。

吉德国在新埠西北，又名计达。由新埠顺东南风日余可到。后山与宋卡相连，疆域风俗亦与宋卡略同。土旷民稀，米价平减。土产：锡、胡椒、椰子。闽粤人亦有至此贸易者。由此陆路西北行二三日、海道日余，到养西岭（读力养切）。陆路又行三四日、水路约一日，到蓬牙。俱暹罗所辖地。

自宋卡至此，皆“无来由”种类，性多凶暴，出入必怀短刀，以花铁为之，长六寸有奇，镶以金，海马牙为柄。其刀末有花纹者，持以相斗；刀头有纹者，则佩之以为吉庆，王及酋长皆然。

海马出麻沙密纪，即鬃毛乌鬼国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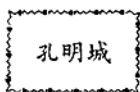
形似牛而脚短，居水中，偶上岸食草，或曝于沙埠。取之之法，用大木七八尺，方之，令上窄下宽，上轻下重。空其中，上有盖，为环钮于内，旁穿四孔。遇海马在沙埠，则三四人各挟标枪二，入木中，令人盖之，而放于上流。木随流而下，海马见之，必赶赴翻弄，觉其无物，则置之，而复息于埠。比其木流

捕海马

至埤前，木中人急去其盖，各举枪标之。枪有倒钩，以绳系之，中则趋上岸，将绳缚于木，而纵收之。俟其力稍乏，各加一标，死则宰而食之，其味甚美，牙以镶刀柄。

乌 土 国

乌土国在暹罗蓬牙西北，疆域较暹罗更大。由蓬牙陆路行四五日、水路顺风约二日到佗歪，为乌土属邑，广州人有客于此者。又北行百余里到媚丽居，又西北行二百余里到营工，又西行二百余里到备姑，俱乌土属邑。王都在盎画，由备姑入内河水行约四十日，方至国都，有城郭宫



室。备姑乡中有孔明城，周围皆女墙，参伍错综，莫知其数，相传为武侯南征时所筑，入者往往迷路不知所出云。北境与云南、南掌接壤，云南人多在此贸易。衣服饮食，大略与暹罗同；而朴实仁厚，独有太古风。民居多板屋，夜不闭户，无盗贼争斗。国法极宽，有过犯者，罚之而已。重则圈禁旬日而释，无杀戮朴楚之刑，实南洋中乐国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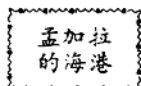
男女俱椎髻，婚娶或男至女家，或女至男家，交拜成亲。死则聚亲友而哭之，旋葬于山，不封不树。土产：玉、宝石、银、燕窝、鱼翅、犀角、泥油、紫景、儿茶。宝石蓝者为贵，以其难得也。泥油出土中，可以然灯。紫景亦土中所出，其色紫，土人以代印色。自安南至此，及南洋诸国沿海，俱有鳄鱼，形如壁虎，是食人。土番有被鳄

吞者，延番僧咒之，垂钓于海，食人者即吞钩而出，其余则不可得而钓也。由备姑西北行，沿海数千里，重山复岭，并无居人。奇禽怪兽，出没号叫。崇岩峭壁间，多古木奇花，所未经睹，舟行约半月方尽，亦海外奇观也。

彻第缸在乌土国大山之北，数十年来英咭利新辟土地，未有商贾，其风俗土产未详。

小 西 洋 各 地

明呀喇，英咭利所辖地，周围数千里，西南诸番一大都会也，在彻第缸海西岸。由彻地缸渡海，顺东南风约二日夜可到；



陆路则初沿海北行，至海角转西，又南行，然后可至，为日较迟，故来往多由海道。其港口名葛支里，港外沿海千余里，海水浑浊，浅深叵测。外国船至此，不能遽进，必先鸣炮，使土番闻之，请于英咭利，命熟水道者操小舟到船，为之指示然后可。土番亦必预度其浅深，以“泡”志之。“泡”者，截大木数尺，制为橈形。空其中，系之以绳，坠之以铁，随水道曲折，浮之水面，以为之志，土番谓之“泡”。每一望远及转折处，则置一“泡”，然外人终不能测，是殆天险也。

港口有炮台。进入内港，行二日许，到交牙炮台。又三四日，到咕哩噶哒，英咭利官军镇明呀喇者治此。有小城，城内唯住官军，商民环处城外。英咭利官吏及富商家

属，俱居涨浪居。涨浪居者，城外地名也，楼阁连云，园亭绮布，甲于一国，英咭利居此者万余人。又有叙跛兵五六万，即明呀哩土番也。酋长有三，其大者称唧有士第，其次为呢哩，又次为集景，皆命于其王，数年则代。国有大政大讼大狱，必三人会议，小事则听属吏处分。其统属文武、总理粮饷一人，谓之“辣”，亦数年而代。其出入之仪仗，较三酋长特盛。前有骑士六人，后有四人，左右各一人，俱穿大红衣。左右二人，装束俱同“辣”，唯“辣”

当胸绣
八卦文

所穿衣，当胸绣八卦文为异耳。凡鞫狱讼，上下俱穿黑衣，唯三酋长两肩有白绒缘，头戴白帽，用白发织成，状如风帽。酋长上坐，客长十人旁坐。客长，客商之长也。每会鞫，必延客长十人旁坐者，欲与众共之也。其狱，必金曰是，然后定讞。有一不合，则复鞫，虽再三不以为烦。然怙奢尚利，贿赂公行，徒事文饰，无财不可以为说也。

其土番有数种：一明呀哩，一夏哩，一吧蓝美。明呀哩种较多，而吧蓝美种特富厚。明呀哩食牛不食猪，夏哩食猪不食牛，吧蓝美则俱不食。富者衣食居处，颇似英咭利，以华丽相尚。贫者家居俱裸体，以数寸宽幅布围其腰，又自脐下绊至臀后，以掩下体。男女皆然，谓之水幔。“无来由”番亦多如此。出门所围布幅稍宽，有吉庆则穿长衣，窄袖，其长曳地；用白布二丈缠其头，以油遍擦其身。所居屋尽涂以牛粪。俗以螺壳有文彩者为货贝，交易俱用之。

娶妻皆童养，夫死妇不再嫁，剃发而居。各种不相为

婚。男子胸盖小印数处，额上刺纹。女人皆穿鼻带环。吧
蓝美死则葬于土，余俱弃诸水。有老死者，子孙亲戚送至
水旁，聚而哭，各以手抚其尸，而反掌自舐之，以示亲爱。
遍，则弃诸水，急趋而归，以先至家者为吉。明呀哩间有
以火化者。更有伉俪敦笃者，夫死妇矢殉。

寡妇殉葬

亲戚皆劝阻，坚不从，则听之。将殉，先
积柴于野，置夫尸于上火之。妇则尽戴所
有金银珠宝玩饰，绕火行哭，亲戚亦随哭极恸。见尸将化，
妇则随举诸饰，分赠所厚，而跳入火。众皆啧啧称羨，俟
火化而后去。

每岁三四月，则群聚而赛神于庙门外。先竖直木一，
再取一木，度其长之半，凿孔横穿直木上，令活动可转。
横木两端，各以绳系铁钩二。有数人赤身，以长幅布围下
体，手绾一篮，篮内装各种时果，立其下。众先取两人，
以横木两端铁钩钩其背脊两旁，悬诸空中，手足散开，状
如飞鸟。观者举横木推转之，其人则取篮中果分撒于地，
群争拾之。果尽，复换两人。众皆欢笑，不以为苦也。得
果者归以奉家长及病者，以为天神所赐云。

自此以西，地气渐寒。中华人居此者，可穿夹衣。自
此以东及南洋诸国，天气俱和暖，四时俱可穿单衣。土产：
鸦片烟、硝、牛黄、白糖、棉花、海参、玳瑁、诃子、檀
香。鸦片有二种：一为“公班”，皮色黑，最上；一名“叭
第咕喇”，皮色赤，稍次之；皆中华人所谓“乌土”也，出于
明呀喇属邑，地名叭旦拿。其出曼哒喇萨者，亦有二种：

一名“金花红”，为上；一名“油红”，次之，出吗喇他及盎叭哩者，名“鸭屎红”，皆中华人所谓“红皮”也。出孟买及唧肚者则为“白皮”，近时入中华最多。其木似粟，叶如靛青，子如茄，每根仅结子二三颗。熟时，夜以刀划其皮分许，膏液流出，凌晨收之，而浸诸水，数刻然后取出，以物盛之。再取其叶，晒干末之，杂揉其中。视叶末多少，以定其成色。叶末半，则得膏半。然后捏为团，以叶裹之。子出膏尽，则拔其根，次年再种。迩年以来，闽粤亦有传种者，其流毒未知何所底止也。

曼哒喇萨，在明呀喇西少南，由葛支里沿海陆行约二十余日、水路顺东风约五六日。俱英咭利所辖地。至此别为一都会，有城郭。英咭利居此者，亦有万人，叙跋兵二三万。此地客商，多呵哩敏番，即来粤东戴三角帽者是也。土番名“雪那哩”，风俗与明呀哩略同。土产：珊瑚、珍珠、钻石、银、铜、棉花、诃子、乳香、没药、鸦片、鱼翅、玃、梭豸。梭豸形如小洋狗。又有金边洋布，价极贵，一匹有值洋银八十枚者。内山为“晓包补”番。“晓包补”者，犹华言“大”也，本回回种类。其间国名甚多，疆域不过数百里。所织布极精细，大西洋各国番多用之。

笨支里，在曼达刺萨西南，为佛郎机所辖地。由曼达刺萨陆行约四五日、水行约日余即到。土产：海参、鱼翅、诃子、棉花、玃、梭豸。内山亦属“晓包补”。

呢咭叭当国，在笨支里、西岭介中，疆域甚小，土番名“耀